

分配其生產與銷售。德人認為這樣可以免除生產過剩之弊端，但實際上這是消費過少發生之原因。這種錯誤都是根據舊經濟學而來，舊經濟學認人民的需要是固定的。

大陸不問在什麼地方，工資都是低的，因此購買力也低了。超乎維持生計以上的主要的購買力完全由於美國輸出借款之給濟。因此加特爾分配的實際效果，不過將國際間區分範圍，使相對的少量的商業，比較能得善價而沽而已，並無多少商業可以任其獨占。

這似乎就是德國情形灰暗之縮影。德國雖對於軍事設備無大宗費用，但牠在財政上可並不比負有大宗軍費的鄰國來得寬裕些。當然實際情形，並不像猜想的那般壞。這中間唯一的原因，是由於德國一直到現在從沒有將牠目前的形勢好好地利用過。

科學的幫助

現在正如大戰期內一樣，德國科學家又施展他們的才能在國內製造出許多素來仰給於外的貨物。硝酸鹽的製造的研究，極有成效，

這可從大規模的食品製造中表現出來。德國現在已完全不需要智利硝酸鹽的供給。從煤礦中提取汽油的方法，已為一般商家所採用，其成本亦將減低。人造橡皮的製造，已有相當成效——好多人相信，不久即將成功。所以在五年以內，德國進口的必需品其數量一定要不到現在的一半。同時政府中有幾種過度的開支，已經減少，再加以督促，浪費還可以減少。

德國當前唯一的工作，是在改正工業上已往之「錯誤」，使其向提高工資與減低成本這條路上發展，這樣就可以造成一個國內市場。關於這一種經濟企圖，德國任何工業家都沒有認識清楚。他們到美國去考察節省勞力的設備，回去後，就將幾種設備施諸事實，但祇不過是減低工資。

這樣一切對於德國的條約制裁所發生的效果，恰與原來的目的根本相反。（列在現在支付表上的賠償款項，並不算十分了不得的問題。）這一來，協約國實在會將德國造成一個有特殊商業勢力而不會加入戰爭的國家，因為德國此後實無一切足以應戰了。

——吳景松譯——

德國經濟復興的努力

Georg Bernhard

建造國內市場

不過無論如何，自私的動機的驅使，將使這種計畫實行於德國，更比歐洲各國容易；如果

這種計畫果然實現，德國在國外就很易變為極有勢力與極興盛的工業國家。如果國內市場建設成功，則工業出品定能在國內銷售不少，而要求銷售國外的急切，同時也一定減低。

83908

本篇為德國中央黨的機關報 *Vossische Zeitung* 總主筆般哈特 (Georg Bernhard) 討論「新德國」問題中的一篇，原名 *Germany's Struggle to Win Back a Lost Prosperity*，刊登不久以前

的紐約時報文中說明德國受大戰打擊和幣制紊亂後的影響和努力復興經濟的情形很可資我們借鏡。

又本文結論以為歐洲經濟聯邦足以促成國際貿易的興盛，却也是可注意的一點。

記者

德意志的興盛是怎樣？還是讓德國去訴苦，還是讓美國借債給她，二者誰對二者都是對

的。因為現在要德國的商人按期付利和償清宿債，是非常困難的。借債給德國卻是一種在

將來有豐富報酬的事業。這種辦法在歷史上已有先例。六十年前，歐洲尤其是德國，曾借債

給美國，為從事其內戰後建設的費用。經美國苦心經營，國富日漸發達，一直到現在，美國也能援助窮乏的德國了。

凡是要正確批評德國的經濟狀況的，他必須能明瞭現在發生的情勢。濫發紙幣的結果，是移動了國家財政生命的中心力，這種影響

使得德國現在仍然忍痛受苦。我時常聽見外

國人說：「你們德國人都是混賬。你們用濫發

的紙幣來支付戰債。」很奇怪的，現在外國人

仍然以為濫發紙幣，是德國特別狡猾的計劃，

那簡直是一樁奇談，那和事實正相反。其實因

戰事而繼續濫發紙幣，到後來並沒有一定的

目的，祇完全因為在印刷機上製造紙幣，比較

重征人民要便利的多。全體婦女、兒童和未上

戰場的人們都幾乎餓死，希望再吃一飽。這兩

種辦法對於他們的影響，是殊途同歸。

貨幣和價值

加之，他們和全體的公民都需要重行建設，和竭力抵抗布爾希維克主義。但是沒有人願意以重稅來壓迫他們。因此社會黨的政府，不

管民意如何，便從印刷機上製造紙幣來供應

國家的需要，以致貨幣日趨於低賤。因為很少

的人民真能了解這種貨幣跌價的危險。

正如歷史上其他濫發紙幣的情形一樣，在很短的相當時間以後，最初是貨幣跌價。貨幣

常全體人民祇看見物價增高，而不能明瞭其中的深理。在德國也完全是這樣。貨幣價值跌落得愈快愈低，則物價增長愈高，而每次增長的期間也愈短。到了這種過程應當開始「提

高馬克價值。」但是很少的人感覺到，這是拯

救貨幣再行跌價的情形。大多數人都以為他

們所收買的股票、貨品和財產日漸長價，是一種很有利益的投機。混亂一旦消釋，他們便要感覺到，他們已經失去所有的一切了。

穩固的「蘭頓馬克」

然後便來了稀奇的「蘭頓馬克」(Rentenmark)了。但這是稀奇的麼？在金融的範圍裏

從沒有稀奇的事情。所以蘭頓馬克也不能例外。蘭頓馬克本來在兩三年之前，可以產生的。

但實際上，這種同樣自然的過程，非在金融價值完全消釋之後，不能出現。因為這種新金融的穩固，是完全依賴金融狄克推多路德 (Luther)

(Schacht)，和財政狄克推多路德 (Luther) 的宣誓，發行這種貨幣絕不出定額之外。於是這稀奇的蘭頓馬克，因為這兩位實行的財政

家，適合了舊時貨幣數量論。

在停止濫發紙幣之後，經濟生活的組織是怎樣呢？提高馬克價值引起了全國普遍的投機時期。凡以投資的利益為生活的人們，則投機於匯兌。經紀人則醉醉於從物品的市價中，獲得紙幣的利益。但是商業家和工業家卻有一定的計劃，並且認為這些計劃是很勇敢。商業家全數收買各種公司，加以聯合。這種顯明的實例便是石丁納（Steinnes）。這些公司都是在濫發紙幣停止的時候倒閉的，因為他們沒有流動的資財，來從事和巨大積累的資本抗衝的。

在另一方面，保守的工業家已經擴張他們的事業。他們已經以其紙幣利益來製造新機器，這些機器的價值很貴，並且非常的完備。例如德國鐵工業在忒遜（Thyssen）領導之下，建設新工廠，來使盧森堡（Luxemburg）喪失和勞倫（Lorraine）割讓後所損失的，已經將整個的生產能力完全恢復。甚至他們明瞭要保留營業資本，以便在相當時期向海外

投資，於是他們都準備着在國內和國際間從事競爭。在這急需貨品的第一期，他們很滿意的處置了他們的出產。但是後來在過量生產和金融流通可能之間缺乏調協，便漸漸的顯然失敗了。

這些新工廠都是達到最高工業的需要。凡是必須和他們競爭的企業，都自己感覺到他們的地位很困難。這種情形逐漸顯明：凡是想要改組他的舊工廠，於是合理化的需要便成了現在的呼聲了。

資本之需要

這種呼聲自然要發生的。但是其所以能實現這種需要如此之快，是美國的過失，或是她的工作——這完全依賴人所注視的途徑。在這種合理化中，第一樁就是需要偉大的資本。德國到那裏去設法呢？在戰前，她是非常的富足，富過他們自己所能知道的。這不但是因為她能大量的供應資本，並且也因為這種資本非尋常的分佈。

中產階級的損失

中產階級完全被濫發紙幣所損害，他們的股票都被大投機家和工業家吞沒。他們的資本都用為建設新工廠。德國的資本市場功用完全消失。存在公司中應用的很少的流動資本，又因幣制改革後的重稅而迅速的消失。改革幣制的意義，就是要整理國家的預算，庶可避免再用新發行的紙幣來供應國家貨幣的

在戰前，德國祇有幾個富豪，但是有很多的人民，將他們的金錢投資於各種事業和股票，因之造成繼續增加德國託辣斯公司資本的，拿他們一部份的利益投資於新資本中，又以穩固而流通的運用的市場。這些投資者時常

83910 需要。如果要避免這層，那麼一定要用金為基礎來征收重稅。稅稍重，比之不及，總要好一點。

後來便確定共需十五萬萬馬克（約六萬萬金圓）的稅額，是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向人民和工業中征收了。

這事當初不很為人注意。因為剩餘公款當時都存儲於國庫中，並且又借給工業界。但是政府對於他的用費未能謹慎調整，不但中央政府是這樣，並且地方政府在憲法上規定着大部份的經費是取之於中央的收入。於是剩餘的資本也漸漸的利用起來。國家銀行因投資於私人的企業也受損失——沒有充足辦了國家整個的商業生命。

外債之救濟

這種危險的情形是大借外債來救免的，最初是向荷蘭，後來是向美國，在美國借得很大的數量，或直接由私人工業去借，或由德國銀行經手。這些外債能夠使得德國的工業合理化了。同時美國也變成德國熱狂的目標。很多

的德國人渡過大西洋，移居到美國去。德國的經濟家發現出美國經濟的奇特之點，即最高

工業合理化的極大流通，是有充分的工資維持着大多數人強大的購買力。

無論如何，德國的工業只看見這裏的一面。驚奇着大西洋對岸合理化的發達，特別在幼稚時代——並且後進的股東到美國去觀光，成了很時髦的事——互相競爭着模倣美國的實業方法。在德國工場漸漸的成立了，並也引起美國的羨慕。

一旦這種流通停止，於是在工業合理化的厄運一方面，表現出在事業上未完全應用。

德國從前興旺的商業方法很能明瞭如何適應商業的軌道。到了商業情形衰落的時候，從紡織業到鐵工業的各種工廠，都裁人減薪，或縮短工作時間，和停止一部份主要機器的工作。

但是合理化不容許終止的，在負擔上是一樣的，但須以工場所賸餘一部份來支持。德國的

工業，及地方政府於是儲蓄在中央和地方法庫中的稅收，立刻使用於一切公共的事業，如建設電氣處，延長道路，和增加公共建築物。一旦稅收竭盡，他們又開始借債。尤其是都市需要國際借款，一有可能，遂開借美國外債的市場。

謝赫德博士的地位

這是大家曉得的，前任德國國家銀行總理，謝赫德博士熱烈的反對地方政府借外債的政策，在這次競爭中，謝赫德得着賠款總辦派克吉爾伯（Parker Gilbert）的援助，他在他的報告書上，重複的提出叫人注意，經濟生活的需要須地方政府負責，反對一切用費過於浪費的政策，這是無疑義的是對的。但是他

的錯誤，就是不承認這種政策有影響德國金融沒有充分的金融流通能力，來維持合理化的障礙——有限的金融流通——不易破除，因為私人工業的缺乏市場，這樣雄厚的生產能力。

德國興盛的根本障礙——有限的金融流通——不易破除，因為私人工業的缺乏市場，可以公共機關的請求，而改善這種機關，如各

邦政府，及地方政府。

於是儲蓄在中央和地方法庫中的稅收，立刻使用於一切公共的事業，如建設電氣處，延長道路，和增加公共建築物。

一旦稅收竭盡，他們又開始借債。尤其是都市

需要國際借款，一有可能，遂開借美國外債的市場。

融流通的可能。這次的爭執也有一部份雇主階級的加入，他們感覺到他們完全被壓迫在地方的重稅之下。並且吉爾伯和這個團體接近，當然在這裏面得到些材料。在原則上，他的忠告是對的，但是他的確沒有了解這種多量用費的地方政策在經濟上的重要。就這一點論他的報告書是偏面的了。

同樣私人工業極端的訴苦，都市當局忽視他們的困苦，即開始增稅，一半由於自身，一半由於要維持美國的信用，那些命令如要遵守，必喪失外國信用，所以遭拒絕了。這是很顯明的，正在擇持這公共契約的時候，德國合理化的缺乏市場已漸漸顯明了。並且從此以後，失業的人數也開始大為增加。同時國際間的穀物恐慌的影響也在德國農業中發生。不但是缺乏資本，並且也缺乏市場。保護關稅的呼聲大起，使國家不能忽視。於是可使國內平常的購買力，不致再見低減。

工資的購買力

德國消費的能力是特別的，很多的人反對

和迂緩活動的情形。

以利用全力使得他們的貨品在市場上盡其所能的低廉，來代替和小商人競爭，並且利用增加的利益去發展其他的事業。但是德國的商業仍然表現着缺乏資本的市場，物價高昂，

百貨商店

購買力比較其所能表現出來的還要高這是因為合理化的德國工業是爲各地一律協定的加特爾制度所障礙，但求善價而不能廣大的推銷其貨物。

數已經由八〇〇〇〇〇〇變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如果他們不能以保險金購買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那末市場將要更加縮小了。實在的，德國的工資購買力實際很小，遂嚴重的障礙着市場。德國工資的比例，較美國低，平均要低到美國表面價值的一半，但是美國工資的

內再發生革命。雖說這筆款項和用以鞏固各
大公司所借的巨量外債及子金相比，誠然是
少數。但是要估計德國所有在國外的資本的
總數，當然很困難，不過通常計算總數是五十
萬萬乃至七十萬萬馬克，大概不會十分錯誤。
這筆資本自然又假冒爲國外資本，轉回到
德國來，所以要將這些資本從德國外債總數
裏減掉。德國一旦再恢復到常態，這些戴着假
面具的資本便要現出本來的面目。如這種事

德國的重稅是因戰爭損失的自然結果，比之其他參加戰爭的各國的情形還要惡劣，因為德國完全沒有顧及維持生產資本的需要。結果使得工商業向外國借了巨大的債額，有些股東的確將他們的資本放在外國，恐怕國

實的表現，那末德國工商業中的投資，比較單在統計上顯明出來那樣的悲觀，要好的多了。

需要工業的平衡

德國經濟問題的樞紐，完全是再造成生產和周轉的平衡。在數星期之前，雇主協會和勞工協會開始交涉，共同解決這種困難的方法。這次解決的路徑，因為雙方都希望對方先行實行，以致發生困難。雇主方面要求勞工承認減低工資，而勞工方面立刻回答要他們先行減低加特爾協定價格。

現在雙方似乎已有諒解，雇主方面將先行減低煤鐵，和各種重要工業出產品的協定價格。因為這樣，工資的實際價值增高，於是勞工便接受減低他們表面的工資。最初降低件工標準，然後或許要減低他們自己的工資標準。如果這次的修正能夠成功，物價就或逐漸反乎常態了。設若決無問題，則一定程度的興盛，將因此而有所保證了。

農業問題

誠然解決農業問題是比較的困難。德國有

一部份的農產地是必須從農田變為畜牧場，

這是一個資本的問題。加之，還需要教德國的大國也是很小的商業區域。她們合理化的工

農民獲得標準的出產品，特別是牛乳業沒有秩序和組織的不完備。這個問題也正是要努力求得解決的。在前世紀的混亂之後，必集中注

意求得此類重要問題之解決，方可保證德國經濟生命的復興。

當然，在這些問題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這種興盛的時期能延長多久呢？如果有人拿美國來比，他必定看見美國有整個的大陸和幾萬萬人民為她的物品的市場。在歐洲，只要乘十點鐘，或十二點鐘的火車，便達到別國的疆界，有時祇要三四點鐘。這些疆界不同於政治的，並是也是經濟的。自從戰後改訂歐洲的國界以後，國家的數目增多，因此關稅疆界也較前增長。

關稅壁壘的獨立關稅。一個國家的貨品和生活狀況，如變成高昂時，那末她出產品的天然市場，同時的經濟單位實現的時候，其藏於商業生命中

的，也就縮小。在廣義方面，如法國和德國這樣的國家，也是很窄狹的禁閉在關稅壁壘之中，這些壁壘很迅速的毀滅興盛的進步。

這種國家可怕的需要，使得創造歐洲經濟聯盟的運動，更容易發生。這種運動有各種不同的方向。白里安會向各國提出，而經國際間承認的泛歐羅巴，是一種形式。另外一種是歐洲關稅同盟。這個問題雖然似乎是近於幻想的希望，實現的時候很遠，但是這種同樣的要求，卻漸漸的在歐洲各國很有力的發生，一定會引起這種合作的。德國的興盛是禁閉在鄰國關稅的團體之中。

最後的分析，德國的興盛就是歐洲的興盛。如果以為這種泛歐羅巴的計劃是反抗任何一國的，尤其是美國，那就完全錯誤。這完全是以預謀救濟國家缺乏市場，在這種情形之下，歐洲各國都損失的。在歐洲大陸聯成爲一單純的經濟單位實現的時候，其藏於商業生命中

的興盛，將與美國相比擬。並且世界各國特別

是美國，將享這要分歐洲的興盛。

基於商業政策的現代國際論述

——李寶譯——

政治威力的心理一樣地重要。同樣雅典的工業戶口，要靠海外糧食的輸入，所以非常重視西文利的穀物貿易。這指明了上古的經濟競爭，已經沾染很多的現代習氣。

現代國際糾紛的癥結，大都不外經濟利益的衝突；而經濟帝國主義的形成，也十九由於商業政策的實施結果。這種情形自昔為然於今尤烈。本文即就此點而討論現時國際政治問題之經濟的背影，可謂得其要領。原文刊登本年七月份之美國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ocial*

但是自經濟史出現以後，在過去有許多主要時期與運動的歷史，已經從一個新的觀點，把牠從新寫過一次。在這些新的歷史中，便將關稅與商務對於戰爭的重要關係或基本關係，披露出來。

古代的作者，差不多完全沒有承認柏羅波

家。

Science 雜誌，在同期中尚有關於現代各國商業政策論文多篇可供參攷也。

記者

經濟政策所發生的政治影響，不是常常容易決定的或估量的。但是歷史家多半承認商業政策，與以關稅及其他方法實現進口品與出口品的操縱，曾經做了國際齟齬，甚至戰爭的來源。前一代的歷史家，確有這樣的情形。至於早時的作家，和現今的有些作家差不多，未免對於軍事史與政治史太注意了，而不能顧及經濟史與文化史的更加困難的方面。

全希臘的經濟生活的心靈，是和畏懼雅典的

泥細安戰爭 (*The Peloponnesian Wars*) 的背後，還有經濟的或商業的原因，但是有一個現代的著作家，名叫格龍得 (G. B. Grundy) 的，提出一個意見：說在雅典人與斯巴達人的長期鬭爭中，牠們（經濟與商業）供給了主要的原因。那時柏羅波泥細安人聯合搆來反對雅典，不是為的意氣，如一般作家所說，而是為的經濟上的自利，如爭取穀物孔道，爭奪商務等。一定地，畏懼雅典操縱全希臘的商務與

西利，大有擴大到東地中海的模樣。這種種很明顯地都危害了方在發育滋長中的羅馬國境。從前本有馬賽商人在這裡活動，現在卻被驅逐；因為那時候不曉得「門戶開放」的政策，凡懸掛迦太基國旗的地方，別人不能通商。馬賽人是羅馬人的密友，遂訴請於羅馬。羅馬答應了。所以第二次羅馬迦太基戰爭，除別的原因，還有一個明顯的商務的原因。

在十字軍與百年戰爭中，當然有不少的商